



雙面的秋

■ 譚怡令

秋，承接了夏日的繁盛，卻也走向冬日的凋零，兼有榮與枯的面向。在秋高氣爽之時，天清氣朗，開闊明媚，但當眼見草木漸萎，尤其又逢煙嵐迷漫的夜晚，一片淒清，不免倍感惆悵蕭瑟，引人愁思。色彩豐富的花木呈現了明媚歡愉的景象，賞心悅目。而景物衰頹的情境，讓詩人詠出悲涼之意，離人借雁寄託離別、思念之情，展現蕭瑟的氛圍。秋的明媚和蕭瑟，造就了雙面的秋，自然之美與詩情畫意則帶出了秋的雙重美感。

秋，以文字學來說，具有富趣味性的多重解釋。最早的甲骨文秋字是一隻螽斯科昆蟲的造型，有謂是蟋蟀，源於《詩經》〈邶風·七月〉：「五月斯螽動股，六月莎雞振羽。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戶，十月蟋蟀入我牀下。」致蟋蟀成了秋天的表徵。也有謂是蝗蟲，古時秋天常是大規模蝗災發生的季節，此時的蝗災比夏季嚴重，故以蝗蟲來表秋。亦見甲骨文在蟲形下帶有火形，或表示當時人已知要以烟火來驅逐蝗蟲。後小篆的秋為左邊「火」右邊「禾」，不同於現今的左禾右火。《說文解字》解秋為：「秋，禾穀熟也。」代表莊稼成熟，是收成的季節，《史記》〈太史公自序〉：「夫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，此天道之大經也。」秋字中「禾」指莊稼，至於「火」字有三種不同說法。一是火代表紅色，似火的莊稼代表已然成熟了。一是古時先民在秋收之後，用火焚燒田野，以備來年耕種。另一則是《詩經》〈國風·邶風·七月〉中「七月流火」，指的是當大火星由東往西移動而下的時候，就表示天氣

轉涼，秋天到了。

秋天在四季中是特別的，是從炎炎夏日走向寒冷冬天的一個過渡期，一個轉折點，承接了夏日的燦爛，卻又漸次蕭條地往冬天而去，因此並存著明媚和蕭瑟，成為雙面的秋。

從明媚的一面來看，入秋天漸涼，陽光不似夏日灼熱，但灑落在秋的世界，依然明亮，有一種溫煦的暖洋洋感，同時又是豐收的季節，有著歡慶幸福的意味。此時不但收成了滿滿的農作物，大地也點綴著許多代表性的植物，帶來亮麗的色彩，常見的如桂花、木芙蓉、菊花和楓樹等。桂花在傳說裡，有吳剛在月中伐桂的故事，明沈周（1427-1509）詩曰：「丹桂迎風落蕾開，折來斜插意相依。清風不與群芳並，仙種原從月裏來。」其花形雖小，但或白或黃，或如丹桂泛著橘色，清暉壽平（1633-1690）〈桂花〉冊（圖1）畫桂花與丹桂各一枝，在綠葉的陪襯下，展現出如同小星星般點點閃爍的氛圍。桂花並香味清郁宜人，飄傳甚遠，又名「九里香」，欣賞著畫幅，似也可聞得其



圖1 清 暉壽平 桂花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3517



圖3 清畫院 畫十二月月令圖 九月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3114



圖 2 宋人 芙蓉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249



圖 3-1 清畫院 畫十二月月令圖 九月 局部

香。花中號稱春艷的是牡丹，秋艷則是木芙蓉，蘇東坡（1037-1101）詩稱：「千林掃作一番黃，只有芙蓉獨自芳，喚作拒霜猶未稱，看來確是最宜霜。」其色嬌艷如美人面，另有一稀有品種「醉芙蓉」，花色一日三變，清晨為白色，中午為桃紅色，傍晚轉深紅。宋人〈芙蓉〉冊（圖 2）以細膩精緻的筆法用色，畫出這份讓人心醉的嬌嫩欲滴美感，為秋天平添一份嫵媚。菊花，《禮記》〈月令〉謂：「季秋之月，鞠有黃華。」雖常被稱為黃花，其實花色繁多，將秋天點綴得極為繽紛。九月稱為菊月，賞菊是一時盛會，在清畫院〈畫十二月月令圖〉軸的九月（圖 3）中，描繪的正是秋高氣爽時節，從庭院延伸到郊野的大幅景緻。庭院中各家菊花薈集一處，正進行著觀摩賞玩的菊花會。同時院落中也遍植著菊花，誠所謂「聞說明園千百種，願分秋色到籬邊。」小船並將盆栽與花主陸續載至庭院，加入陳設來供人細細品賞。遠處山頂平臺遊人攜酒食登高遠眺，點出了九月正逢重陽節之際。宋劉蒙（生卒年不詳）《劉氏菊譜》曰：「且菊有異於物者，凡花皆以春盛，而實者以秋成，其根抵枝葉無物不然。而菊獨以秋花悅茂於風霜搖落之時，此其得時者異也。」這份傲霜的堅毅受到文人雅士的喜愛，視為花中隱士，最有名的愛菊者，自屬東晉末的陶淵明（約 365-427），所謂：「秋菊有佳色，裊露掇其英。泛此忘憂物，遠我遺世情。」然談到秋天的色彩，自少不了葉片會變色的楓樹，當大地由綠轉紅，籠罩在一片楓紅中，這份奪目之美，每每令人驚嘆不已，受到詩人吟詠，常以「楓林」一詞代表秋色，唐杜牧（803-852）〈山行〉詠楓曰：「遠上寒山石徑斜，白雲深處有人家。停車坐愛楓林晚，霜葉紅於二月花。」明唐寅（1470-1523）的〈溪



圖 3-2 清畫院 畫十二月月令圖 九月 局部

山漁隱》卷（圖 4）內，沿江巖岸，林木疏朗，丹楓處處，漁舍水榭座落其間，其中的一樹楓紅或是掩映在楓林中的人家，均讓人想見秋日的勝美景緻。桂花、木芙蓉、菊花和楓樹以花或葉的明麗色彩，呼應著農作物收成時，在陽光下常見的金黃色澤，形成了明媚的秋光，特別令人愉悅。

然秋天在明媚的同時，卻也漸漸走向草木凋零的冬日，雖說「莫要悲搖落，秋花更勝春。」但當花葉漸次飄零，這明顯的季節轉換，往往引發一份蕭瑟的悲涼感。當詩人詠嘆悲傷、惆悵之情時，便愛詠秋。晉孫綽（314-371）〈秋日〉：「蕭瑟仲秋日，颼唳風雲高。山居感時變，遠客興長謠。疎林積涼風，虛岫結凝霄。湛露灑庭林，密葉辭榮條。撫茵悲先落，鬱松羨後凋。垂綸在林野，交情遠市朝。澹然



圖 4 明 唐寅 溪山漁隱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0973

古懷心，濠上豈伊遙。」既詠秋景，又感人時之變，並表明有意去過著任自然的閒適生活。唐孟浩然（689-740）〈初秋〉在秋初便顯現淒涼意：「不覺初秋夜漸長，清風習習重淒涼。炎消暑退茅齋靜，階下叢莎有露光。」唐李白（701-762）〈秋思〉詠景，亦帶愁思：「春陽如昨日，碧樹鳴黃鸝。蕪然蕙草暮，颯雨涼風吹。天秋木葉下，月冷莎雞悲。坐愁羣芳歇，白露凋華滋。」唐韋應物（737-792）〈秋夜〉則發出夜中感言曰：「暗窗涼葉動，秋齋寢席單。幽人半夜起，明月在林端。一與清景遇，每憶平生歡。如何方惻愴，披衣露更寒。」元黃庚（生卒年不詳）〈秋夜〉詠出客愁：「博山香冷夜將闌，紅影搖窗燭未殘。庭樹露濃花氣濕，井梧風老葉聲乾。世情冷暖知心少，朋舊東西會面難。一段客愁吟不就，無言背月倚闌干。」然最爲壯烈並爲衆人所熟知的，

當屬清末革命烈士秋瑾（1875-1907）的一句遺言：「秋風秋雨愁煞人」。此句實出自清陶澹人（陶宗亮，1763-1855）的〈秋暮遣懷〉：「人生天地一葉萍，利名役役三秋草。秋草能爲春草新，蒼顏難換朱顏好。籬前黃菊未開花，寂寞清樽冷懷抱。秋風秋雨愁煞人，寒宵獨坐心如搗。出門拔劍壯槩游，霜華拂處塵氛少。朝凌五岳暮三洲，人世風波豈能保。不如歸去臥糟丘，老死蓬蒿事幽討。」原是對人生的感慨，但更換了場景，成了憾動不少人心的名句。

明呂紀（活動於1439至1505間）的〈秋鷺芙蓉〉軸（圖5）和〈秋渚水禽〉軸（圖6）二件作品，最能反應出秋的情境轉換。〈秋鷺芙蓉〉畫的是秋光下的荷池，柳樹迎風搖曳，雖荷葉漸殘，但葉的汁綠和石綠，對照白鷺、芙蓉的白與粉，仍顯清亮，是秋高氣爽的明麗秋日。然〈秋





圖5 明 呂紀 秋鷺芙蓉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0888



圖6 明 呂紀 秋渚水禽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畫 000058

渚水禽〉則是煙嵐迷漫的秋夜，雁群棲宿，一雁守夜警戒，對月而鳴。景緻安謐柔美，然芙蓉在蒼茫的夜色中，少了〈秋鷺芙蓉〉中的清亮，整體顯現出淒清的氣氛，帶起一份蕭瑟的感覺。同一作者，同樣的秋景，卻巧妙地運用了不同景況呈現出雙面的秋。

秋的走向蕭瑟，草木枯萎是實際所見，雁則成了那份情懷的代表。詠秋時常見雁的身影，如南朝梁庾信（513-581）〈晚秋〉：「淒清臨晚景，疎索望寒階。濕庭凝墜露，搏風卷落槐。

日氣斜還冷，雲峰晚更霾。可憐數行雁，點點遠空排。」唐耿漳（約736～約787）〈秋夜〉：「高秋夜分後，遠客雁來時。寂寂重門掩，無人問所思。」宋白玉蟾（1134-1229，仍有爭議）〈八月三日即事〉：「煙冷渾沾水，谿清可數魚。鴉翻千點墨，雁草數行書。今日征帆下，前年上國初。詩盟寒復講，無酒興何如。」南唐李煜（937-978）〈長相思·一重山〉：「一重山，兩重山。山遠天高煙水寒，相思楓葉丹。菊花開，菊花殘。塞雁高飛人未還，一簾



圖7 明 呂紀 蘆汀來雁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0454

風月閑。」宋真山民（生卒年不詳）〈永嘉秋夕〉：「風戰枯桐敲紙窗，擁裘無寐夜偏長。漁樓三鼓夜將午，雲雁數聲天正霜。寓世此身驚逆旅，寬懷何處不吾鄉。江頭風景日堪醉，酒美蟹肥橙橘香。」元揭傒斯（1274-1344）〈楚山秋晚〉：「山人何處抱琴歸，遙想樓臺隔翠微。老樹風生舟正泊，空江日落雁初飛。豈無賦客能招隱，亦有漁翁醉息機。一幅秋光舒復捲，誰教塵土浣人衣。」明居節（活動於1351至1588前後）〈秋日〉：「槿花委露渚蓮愁，

無復紅粧蕩小舟。濃淡雲山堪入畫，蕭閒門徑自宜秋。當時載酒人如鶴，昨夜吹簫月滿樓。鴻鴈欲來江欲冷，白蘋風起思悠悠。」這許多的詩詞中，或以雁點景，或以雁表情思、感懷，總帶出詩情畫意，閃過一幅幅情景，觸動人心。

中國的禮教為維護社會的倫理綱常和政治制度，提倡三綱五常為人與人之間的道德標準，所謂三綱者，君臣、父子、夫婦也；五常之道，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也。前人觀察雁的行為、習性，早在《詩經》〈小雅·彤弓之什·鴻雁〉中便有句：「鴻雁于飛，肅肅其羽。之子于征，劬勞于野。爰及矜人，哀此鰥寡！鴻雁于飛，集于中澤。之子于垣，百堵皆作。雖則劬勞，其究安宅？鴻雁于飛，哀鳴嗷嗷。維此哲人，謂我劬勞。維彼愚人，謂我宣驕。」再經引申為有符合五常之處，成為人心的依託。雁不會棄老弱病殘者於不顧，是為「仁」，像明呂紀〈蘆汀來雁圖〉軸（圖7）畫四雁棲息於蘆葦泥沼中，凌空雁和仰首雁似在對話，或可視為彼此互動、關懷的一種表現。雁的配偶會從一而終，是為「義」，傳聞有「雁丘」的故事。金元好問（1190-1257）在金章宗（1168-1208）泰和五年（1205）乙丑歲赴試，道逢捕雁者云：「今旦獲一雁，殺之矣。其脫網者悲鳴不能去，竟自投於地而死。」予因買得之，葬之汾水之上，壘石為識，號曰「雁丘」，並賦下了傳頌千古的名句：「問世間，情為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許？」雁行成「一」或「人」字形，排列有序，是為「禮」，明項聖謨（1597-1658）〈畫蘆雁〉軸（圖8）中，江天空曠，叢汀蘆葦間群雁就宿，或棲息或低翔而下，遠處結陣而來的雁群，正排列成行，是雁行的最佳寫照。雁在落地棲息之際，會放哨警戒，一有動靜立即起飛躲避，是為「智」，這智的行為正展現在前述明呂紀

的〈秋渚水禽〉軸裡。雁爲候鳥，因季節變換而遷徙，從不爽期，是爲「信」。並其南北往返有期，成爲人們寄望能傳遞音訊的使者，加上有從剖開的鯉魚腹中見到書信的傳說，於是古人稱信使爲「魚雁」，代表的是一份思念。《漢書》〈傳·李廣蘇建傳〉載：「數月，昭帝即位。數年，匈奴與漢和親。漢求武等，匈奴詭言武死。後漢使復至匈奴，常惠請其守者與俱，得夜見漢使，具自陳道。教使者謂單于，

言天子射上林中，得雁，足有係帛書，言武等在某澤中。使者大喜，如惠語以讓單于。單于視左右而驚，謝漢使曰：『武等實在。』」蘇武（前140～前60）方於牧羊十九年後得以歸漢。雁每年雖南來北往，但總有歸期，因也成爲遠在異地，未知歸期的人們所心羨和寄託思鄉之情的對象，唐杜甫（712-770）〈歸雁〉便曰：「東來萬里客，亂定幾年回？腸斷江城雁，高高向北飛。」唐張說（667～約731）〈嶺南送



圖8 明 項聖謨 畫蘆雁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000630



圖9 宋人 秋荷野鳧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000205



圖 8-1 明 項聖謨 畫雁圖 軸 局部

使) 句云：「秋雁逢春返，流人何日歸。」這份寄託往往是一種愁思，萬里晴空，長空秋雁，固然有乘興而去之快，但總比不上月白霜清之夜，雁兒長鳴的淒清寂寥來得深刻沈重，所以雁成了蕭瑟中，人們情懷的最佳表徵，宋李清照（1084-1155）〈聲聲慢〉：「雁過也，正傷心，卻是舊時相識。」另落隊的孤雁，更是單獨遊子淒涼無依的寫照，唐杜甫〈孤雁〉：「孤雁不飲啄，飛鳴念群聲。」宋蔣捷（約 1245～約 1301）〈虞美人·聽雨〉中句：「壯年庭雨客舟中，江闊雲低，斷雁叫西風。」充滿淒美之情。三國曹魏曹植（192-232）在奪嫡失敗後，被貶出了中樞。他深有感觸，以孤雁自喻，其

〈雜詩七首·其一〉中曰：「孤雁飛南遊，過庭長哀吟。翹思慕遠人，願欲托遺音。」而宋人〈秋荷野鳧圖〉軸（圖 9）中，一隻野雁蹣跚走向水邊凸出的石坪上，真摯地凝望著前方，是尋找，是等待，還是期盼？雁足下踏著紅蓼花，背後襯托的殘敗的荷葉與蓮蓬，帶出濃濃秋意，再搭配上孤雁動人的神態，不免倍有淒涼之感。

秋天日夜的景緻變化，植物與動物所代表或引申出的秋日，不論明媚喜悅、蕭瑟淒清，雙面的秋牽引著人們的心情，卻總是秋。秋是多變豐富的，頗令人目不暇給，不妨靜心享受這份屬於秋的美麗和詩情畫意。

作者為本院書畫處助理研究員退休